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北遊記 卷二

### 祖師得道見帝

卻說太子回朝，妙樂天尊從半空中同國王下來，妙樂天尊曰：「汝可用心修行，三年後若有功，則我來矣。」國王唯唯聽命，晝夜勤苦坐煉，饑則食松，渴則飲水。時光易過，不覺三年滿矣。妙樂天尊一日到來，問曰：「弟子知道乎？」王曰：「不知。」又問曰：「知世事乎？」王又答曰：「不知。」又問曰：「知生死乎？」王又答曰：「不知。」又問曰：「知有身乎？」王又答曰：「不知。」天尊見國王天地間之事，俱不知之，識其心死入道，微微笑曰：「功成矣。」王曰：「何得成功？」天尊曰：「子莫知之心灰矣。」王曰：「吾更當如何？」天尊曰：「賜汝五道祥雲，入中天參玉皇。」國王聽罷，叩頭拜謝。同天尊上天。先至三清閣參見三清，三清慶賀。次日早朝，玉帝升殿，眾真君朝罷，三清出班奏曰：「臣有妙樂天尊，收一弟子，乃西霞國王修行得道者，來見我主。」玉帝聽罷，命宣進。國王三呼畢，帝問眾仙：「當封何爵？」眾仙奏曰：「此是我主一魂化身，任主自裁。」玉帝聞奏大驚，叫國王抬頭，一見國王美貌，心中大悅，即封國王金闕化身蕩魔天尊，造一九天遷軟府，掌管本天宮，管三十六員天將，賜過黑龍袍一領，七星劍一把，七寶冠一頂，繡墩同坐，同入同行。國王謝恩。玉帝大設筵宴，慶賀朝散不題。

卻說上帝次日去太陽宮，鄧化出接祖師，上帝見並無三十六員天將，問鄧化曰：「玉帝封某在此掌管三十六員天將，為何不見一將？」鄧化稟曰：「原日乃是玉帝一魂化身掌管，因其意貪，墮去凡間，無人在此，故此天將俱下凡間去了。」祖師曰：「既有此情，某當來日面君。」不題。

卻說次日平明，玉帝升殿。祖師奏曰：「蒙我主著臣去太陽宮管三十六員天將，因無主管，俱走下凡矣，乞我主上裁。」玉帝聞奏，問眾臣曰：「祖師奏此，當復何如？」眾臣曰：「太陽宮既是祖師掌管，天將若走下凡，自就令祖師去凡間收歸天曹，則為妙矣。」帝依奏，即著祖師去凡間收天將。祖師謝恩出朝，心下十分憂悶，因不知眾天將去向，不若去見我師妙樂天尊，以問其故。思罷，即入兜率宮。妙樂天尊正在禪壇打坐，祖師向前打個和合。天尊曰：「弟子到此為何？」祖師曰：「非為他事而來，蒙聖上封去太陽宮，掌管三十六員天將，弟子去時，一個也無。回奏玉帝，帝問眾臣，眾臣奏帝命弟子自去收復帶歸，弟子下凡不知去向，敬來請問師父。」天尊曰：「我若不說，你不知之。你有四十二年災難未滿，故有此事而來。天將此回亦收不得，更要投胎入凡，受盡苦難，才得入極樂之界。」祖師曰：「今從何處投生？」天尊曰：「目今淨洛國王無子，善勝皇后燒夜香當天求子。汝今化一道金光，去投入皇后胎中，後日長成，修行功滿，那時方得入天曹享用。」祖師聽罷，只得拜別，化一道金光，飄飄蕩蕩，飛入淨洛國來。

善勝皇后正在御園燒夜香，忽然睡去。那一道金光投入皇后腹中。皇后即夢見吞一紅日入腹，身懷有孕。不覺十個月滿，開皇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午時，淨洛國皇后生下太子，太子在後肋撞出，皇后氣絕。妙樂天尊念動咒語，即吹氣入皇后左肋，皇后漸漸返魂，區省人事。滿宮中盡是紫霧罩住，有九條龍吐沫，待太子沐浴畢。一時間妙樂天尊帶龍騰空而去，宮中如舊。宮娥出奏國王。國王大喜，命抱出太子，見其眉目秀，骨格希奇。國王大悅，即代太子取名，叫作玄元太子。

不覺春去秋來，光陰迅速。祖師於淨洛國投胎，年有十四歲矣。有一年，淨洛國元宵放燈，國王升殿，太子出來奏父王，要去看燈。父王曰：「你乃一東宮，不可夜出觀燈。」太子曰：「兒扮為民，去看便回。」國王依奏，即著指揮湯伯同太監四名，保太子出朝，去市觀燈。太子正出朝門，行不一箭之路，但見：燦爛花燈高掛，笙簫管樂喧天唱。彩嬌娥勝天仙，飲樂壺漿歡慶。

太子同湯伯轉過南街，見幾個飲酒醉人東倒西歪，不省人事。太子又轉過北街，亦見幾個在花街上孟姐家作樂，二人爭風，打將起來。太子又轉過東街，又見一人在街上偷人銀袋，被人亂打無休，打得叫天叫地。太子看罷，猛然大聲歎曰：「如何免得酒色財氣四事，則我何必為君？」有天上門母元君，因元霄下凡，變一道士，以探人心，遇見太子出此言，向前揖而答之曰：「貧道方才聽見客官說，要脫酒色財氣四事，尊非要求得此方？貧道有之。」太子曰：「汝何以脫得？」道人曰：「貧道棄父母，別妻子，隨緣度日，可不是脫得？」言未已，旁邊指揮湯伯，但見道士出此言勸太子，咬牙欲斬道士。道士一見，駕祥雲騰空半天，現出本身，言曰：「道本無根，要人自尋；若戀富貴，恐味真靈。吾非他人，乃門母元君也。」太子一見，望空拜曰：「弟子情願棄江山出家。」那道士曰：「吾去矣，君不進來，天宮無位。」太子大驚，同湯伯回朝。次日平明，國王升殿，太子出朝，奏遇道人事，欲去修行。國王曰：「今者天下妖邪多矣，豈有天仙來凡度人？吾兒不可執迷，江山之貴不享，而慕望外之事乎？決不准汝之奏。」太子又奏曰：「神仙之說，往往有之，修行之事，自古流傳，安可不信真言，而味正道。但他日一旦而逝，無常迅速則何以改前過。乞父王賜臣離宮出家，倘他日功成，則九族可超升矣。」國王見太子執意要出家修行，心中大怒，即著校尉鄭才，將太子囚去冷宮受苦，候其回心，然後赦出。鄭才即將太子囚去冷宮，王退朝。太子入到冷宮，思想歎曰：「若無陰陽，豈有晝夜？若無天堂，豈有地獄？前夜見者若邪，則無勸我修行之心，必有思意。前者道士又說他是門母元君，若是元君點我修行，見我被囚，必來救我。若不燒起好香，當天禱告，請元君到此，指引我修行之路，有何不可？」想罷，即點動好香，當天祈祝。告詞未罷，元君在雲頭叫曰：「太子，汝今被父囚禁在此，某諒難以脫之。不若從父之命，棄卻修行，早作脫身之計。」太子曰：「弟子自從幸遇師父，心無變異，雖死不從父命，倘父將某苦禁於此，有死而已。何肯悔言而聽父乎？」元君曰：「汝果有真心出家，此處非修行之所。」太子曰：「既非修行之所，安能脫身而往他處乎？」元君曰：「汝若肯去，離城有八十五里，有一山名武當山，那裡可以行修。」太子曰：「焉能去得？」元君曰：「可閉著兩眼，同汝離此。」太子即閉兩眼，元君駕一朵祥雲，將太子抱在懷中，離了冷宮，直到武當山。但見：

青山隱隱石壁，柳綠飄飄奇花；四週山色勝玉，真乃神仙造化。

卻說太子同元君到山，拜元君為師，朝夕講經說法，坐煉修行不題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次日國王升殿，校尉鄭才奏說：「不見了太子。」國王大怒，斬了鄭才，十分煩惱，有文武趙全、孫越、馮元、王龍、王榮一班臣子，出班奏曰：「我主若要尋回太子，可出下榜文，於四方張掛，有人知太子者奏知，賞金千兩，留得太子者加封官職。」國王依奏，即出下榜文，於路上各處張掛。忽一樵夫姓陳名春，住在武當山下，日前見一人，同一道人入山中去。今聞朝中不見太子，出有榜文，自料前日見者，必是太子，去揭榜文，奏知國王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# 太子頭挽陰陽髻

卻說一日國王升殿，傳奏說：「武當山樵夫陳春見太子，揭榜來見我主。」王命宣進，山呼畢，王曰：「卿既揭榜見孤，曾見太子否？」陳春曰：「小民日前見一人，同一道士入武當山去，臣思是太子，特來奏王。」王曰：「汝既見二人入山，汝可引路，孤即今指揮湯伯，校尉黃鐘，同五百金甲，將卿為引路官，去武當山尋見太子，回來重賞。」陳春謝恩出朝，同指揮等直往武當山進發。入山中，見太子頭梳陰陽角髻，端然坐在石壁之下。眾軍向前山呼，太子並不發一言，默默而坐。湯伯吩咐金甲將向前去扯太子回朝，只見一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自北方而來，對面不能見人，沙石亂紛紛撒將下來。金甲將大驚，同湯伯等抱頭掩耳，走回朝中。

次日國王升殿，湯伯同陳春、黃鐘入見，國王問曰：「卿等到武當山，曾見太子被戲下武當子否？」湯伯奏曰：「臣到武當，果見太子坐於巖壁之下。小臣吩咐金甲將向前去請太子回朝，太子半言不答。一霎時間飛沙走石而來，對面不能見人。臣等只得走

回，奏知我主。」國上聽罷，言曰：「既太子在武當山，寡人即再著陳春為引道官，同文武群臣，帶御林軍三千，排駕接太子回朝。」眾臣謝恩出朝。次日會齊眾僚友，陳春為引道官，一路而行，直抵武當山進發。來到武當山，入見太子，山呼畢，太子曰：「勞動眾卿遠來，有何話說？」眾臣奏曰：「臣等領國王旨意，特來接千歲車駕回朝。」太子曰：「未離國則可，今者誰家慕道，安敢忘佛法而歸俗，天地無私，若有一念不靜，可不自取其罪乎？」眾臣等奏曰：「某等聞人子出家學道，先蒙不孝。今者千歲執意不回，國主老矣，又無再裔即位，晝夜憂心。倘有危時，則何人可為披麻執杖者？又何人可為嗣位之主乎？太子安保不被啣啄之議論，眾口之公談乎？如此則千歲學道未成，而不幸之名則先成矣。眾臣乃千歲之赤子，安敢匿過，見而不言乎？乞千歲參詳參詳。」太子聞眾臣之言，忍不住腮邊下淚，亦言曰：「父王無子即位我亦知此久矣。曾問我師，師云，我父王今歲當生一子即位。眾卿回奏我父，不必憂慮，卿等請回朝罷。但吾既出家，安有再入朝之理？卿等為臣為子者，盡忠尚不能盡孝，何況出家之人，不能顧父母之劬勞乎？倘得天從人願，他日入道，則我父母皆為佛矣。如其不然，事由天定，亦不能保其議論也。卿等勿復多言，作速回朝，盡忠輔主，以盡臣職，倘他日我母有弟長成嗣位，亦賴卿等輔政。」眾臣見太子不從，立意出家，只得拜辭回朝，一路而回。不知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太子被戲下武當

卻說淨洛國王升殿，眾臣回朝，俯伏金階奏曰：「臣等到武當山見太子，千言萬語解勸，太子如風過耳，不肯回朝，臣等見太子執意，以我主無嗣事奏之。太子云，曾聞師父說，陛下皇后懷孕，今歲該再有一子即位，臣等只得回朝，奏知陛下。」國王見奏，歎曰：「彼若執意不回，難以再去。若云孤後更有一子，亦未可准信，此皆非卿等之罪也，樵夫得其報信封為巡檢之職，眾臣各賜白金一斤，免朝三日。」眾文武謝恩退朝。不覺光陰迅速，春回秋暮，淨洛國皇后果又生一太子。國王大悅，取名叫作玄虛。後來長成，即淨洛國王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祖師辭眾文武回朝，在山靜煉修行，有二十年矣。這武當山後，原有當山聖母，一日自思曰：「我蒙天尊吩咐，著我在山後，暗伴祖師修行，查其行事。不想其人自從入山至今有二十年矣，無一毫破戒，功成廣大。我不免今夜變作一美貌女子前去戲他。倘得那人春心一動，與我交合，那時我神通廣大，游遍天下，可不美哉？」思罷，念動真言，搖身一變，變一女子，卻似西子重生世，猶如觀音降山來。三寸金蓮，輕移蓮步，嬌嬌嬌嬌，轉過祖師禪壇之前，假作悲哭之聲，叫道：「師父可看天面，救奴一救。」祖師正在禪壇上打坐，忽然哭聲近，祖師猛然抬頭一看，卻是一女子，心中大驚，問曰：「小娘子因甚到此？天將晚矣，可速出去。」女子答曰：「妾為母病，回家看母，迷失道路，來至此處。幸遇師父可發慈悲之心，與妾在此宿過一夜，明日尋路回去。」祖師曰：「此處乃修行之所，止有巖壁下放一禪牀，安能住宿？況小娘子又是女流之輩，古云男女授受不親，小娘子可就天色未晚，速出此處，去山下尋一店安歇，明日回去，可不妙哉？」女曰：「奴乃女流，若去投宿，有不便處。況奴常有一疾在身，受寒腹痛，今日天氣又冷，雖此處宿不得，奴今到此，乞師父發慈悲之心，將衣帶放開，把奴抱在師父懷內，倘得一夜舊疾不發，亦感師父恩德。」祖師曰：「阿彌陀佛，是何言也！貧道修行有二十載矣，勿言不近女色，即男子未嘗連榻，決難從命。」女子見戲祖師不動，一時間假作悲聲，叫：「腹痛難當，師父乞救奴一命。」祖師如若不聞。女子又叫曰：「師父出家人，逢災救災，逢難救難，出家之人，何故個鐵打心腸。」祖師聽久，見其叫得可憐，問曰：「汝舊時腹痛，當用何法治之？」女子曰：「在家略痛，要我丈夫之手挪挪便好；痛甚，要我丈夫腹對腹相挨片時才愈。今者到此疼痛，丈夫又未在此，無人代奴挪挪。乞師父代奴挪一挪，若得見母親一面，當以死報。」祖師曰：「我乃出家之人，叫我近小娘之身，此事決難。」女子又叫曰：「師父，古云救人一命，勝造六級浮屠。若不快挪，奴必疼死矣。」祖師見其叫得可憐，只得近前，用手挪一會。女子又叫曰：「疼甚，雖挪疼不止。古云救人救到底。望師父解開衣帶，與奴對合片時，奴疼即愈。」祖師曰：「若是如此，有死而已，決難遵命。」大步行出月光之下，歎曰：「吾離國家，修行二十餘載，未逢有道，反被人纏，終非了日，不如下山去，又作別計。」言罷，亦不顧女子而去，移步下山，女子見師發怒下山，大驚言曰：「吾有罪矣。其人修行二十餘年矣，天書將至，吾今戲了他，倘此人一去，前功廢矣。妙樂天尊知之，則我怎了？不如搖身變一老婆子，去路上點化他轉，以釋前罪。」說罷，口念真言，變一老婆子，將朽木化成一鐵杵，駕雲搶至前面，在路旁石上，磨來磨去。

祖師忿然下山，正行之間，見前面一老婆子，將鐵杵石上磨。祖師住立細想，不知作何使用。近前問婆子曰：「貧道見老安人將此鐵杵在此琢磨，不知作何使用？」婆子曰：「老身為女孫問我討花針用，家下無矣。老身只得將此鐵杵磨成花針，與孫女用。」祖師聞言笑曰：「鐵杵何日成得花針？勿廢了神思。」婆子曰：「老身亦知難成，前言既出，許女孫磨成花針，安可半途而廢？料耐心磨成必有一日也。」祖師聽言，亦不再問，遂行。聖母見此回打他不轉，又變一老子，駕雲去三里之外，一手用一鐵槌，一手用一錐子，在岩邊錐岩。祖師至，見老子錐岩，不知其意，又向前問曰：「老公用錐在此錐岩為何？」老子曰：「衰老為耕旱田數石，無水應田，故將此錐錐開岩溝，透水應田。」祖師聞言笑曰：「何日成之？」老子曰：「古云：心堅石也穿。何愁不成？衰老用功錐岩月有餘矣，若因汝一言而棄之，可不廢卻前功，則不能穿石也。衰老不聽汝言，再加勤力之勞，終有一日成功，安可廢矣？愚細詳度，決不因汝一言而半途中棄卻前功也。」祖師聽罷，躊躇半晌，自言曰：「下山以來，見磨杵、錐岩者二事皆難，皆言不肯因一言而廢前功。我是個出家之人，因一婦人，忿怒下山，而棄前功，不如仍回山中再修，看後如何。」思罷復回山中修行。那當山聖母見祖師心回，復入山中，大喜，仍變回本相，依舊在山後去躲避不題。

卻說妙樂天尊在雲端見祖師功成，漸入仙道，但未去五臟中之穢。天尊顯出神通，念動咒語，從空中指出兩個瞌睡蟲飛去，打在祖師身上，祖師一時睡去不省。天尊即喚出割肚神，即將寶劍一把，吩咐叫他剖開祖師腹中。剖肚神得令，即將祖師衣帶解開，當胸一剖，將肚腸取出。天尊吩咐將肚腸放去岩下，用石蓋住，將衣衫一幅，放入腹為肚，飛帶一條為腸，用線縫合。又取出還魂丹一個，放入祖師口中，叫剖腹神迴避。天尊念動真言，一時間祖師省來，見天尊在旁，祖師連忙起來禮拜，言曰：「弟子有失遠迎之罪。」天尊曰：「教汝勿得夜寢，何晝寢之？」祖師曰：「弟子往日自覺心靜，晝夜不寢，未卜今日為何日覺困倦？一睡不省。」天尊曰：「再不可如此。」祖師曰：「從今改過。」天尊曰：「汝更煉數年功，必入仙位。我賜寶劍一把付汝，常要隨身，倘遇邪魔，持起即去。」祖師拜謝，天尊駕雲而去。祖師不知被天尊換卻肚腸，日夜照舊苦煉，打坐修行，自覺漸漸身輕，常有五色雲光罩體，四面禽獸來朝，晝夜聽經聞法。

本山有一小兒，乃是竹竿精。自從祖師到此修行，朝夕聞法，略有神通。一日變成一女子，自西路而入，悲悲哭哭，向前叫師父救命。祖師曰：「小娘子因甚到此？」女子曰：「因丈夫逼妾改嫁，妾不肯從，自後門逃出，意欲回娘家。不想行錯路頭，來到此處。天色晚矣，大雨淋漓，無處安身，乞師父容妾過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」祖師曰：「我此禪壇上，乃是誦經說法之所，難以相從。」那女子不聽師言，欲入禪壇。祖師恐是鬼怪，將寶劍舉起，欲把女子斬死，祖師大驚，看時卻是一大竹竿，師才釋然。

不覺時光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祖師復入山修行又二十年矣。一日，又有一蟾精變一女子，滿身披孝，哭哭啼啼，來到祖師禪壇之前，低頭下拜。祖師問曰：「小娘子從何而來？下拜貧道做甚？」女子答曰：「妾身一家六口，因得瘟疫之疾，連喪四人，今僅存幼子，年才三年，又病在牀，無門可投。聞師父在山誦經說法，修行四十有年，必得正道，敬來相投，乞師父早發慈悲之心，去妾寒家，得念一卷真經，倘若救得妾身一子，萬載不忘。來世啣環而報也。」祖師聽罷，便有憐憫之心，問曰：「去汝家路有多少？」女子曰：「不遠，只有五里之遙。」祖師問曰：「汝住處多少人煙？」女子答曰：「只奴一家。」祖師曰：「若只汝一家，貧道乃出家之人，難以從命。」女子曰：「古云：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有何不可乎？」祖師再三下去。那女就在禪壇之前悲悲哭哭，再三告懇。祖師端然不動，垂目而坐。女子自午哀哭至西，天色將晚。女子曰：「師父既不肯光降，妾到此多時，天色晚

矣，不能返家，如之奈何？」祖師曰：「小娘子速回，亦可去得。」女子曰：「師父執一不肯去，妾安敢苦纏。但山下大路，奴到自己行得，山中之路，奴今迷矣，乞師父指引出山，奴自回去也罷。」祖師聞言，只得離下禪壇，帶了寶劍，從先行引那女子出山去。至半山，那女子向後扳住師父兩肩，言曰：「妾腳酸痛，乞師父扶行幾步。」祖師大驚，答曰：「貧道出家四十有年，身體未拈一人，安可扶小娘子？但從緩而行。」女子又曰：「師父之言是也。但妾腳果行不動，若師父下肯扶妾下山，不如同師父回轉山中，到禪壇上宿一宵，明日妾自回去也罷。」祖師兩皆不能從命。那女子又曰：「扶又不可，回又不可，妾觀師父一表非俗，人物清俊，妾一時春心蕩漾，乞師父濟妾一時之欲，妾自回家如何？」祖師聽罷，亦不答話，拔步自回。那女子顯出神通，趕至近前，將祖師一把扯住，用釘身法言曰：「奴今出乖露醜，到如落花有意，君何作流水無情？」祖師被女子纏住，自覺身中沉重，不能醒解。猛然思起腰中寶劍，即時取出拔起，那女子不見，祖師神復如舊，回入禪壇不題。

卻說妙樂天尊在雲端，每見祖師心神不動，巍然正氣。一日玉帝升殿。

妙樂天尊奏曰：「今有陛下一魂化身，復修成功，無毫髮凡心，陛下當速差神將，引至天曹，著位領職。」玉帝聞奏大悅，即著東方青龍，南方赤龍，西方白龍，北方黑龍，中央黃龍，捧駕妙樂天尊領皆。再著西方太白金星捧印一顆，內篆「玉虛師相」四大字。再著捲簾將石谷執旗一把，下凡迎駕。眾臣謝恩出朝而行不題。

一日祖師於巖上梳頭，霎然想起血身無用，自覺意懶，頭亦不梳，撇向後面，沉吟半晌，將身視下岩去，那岩下卻有十餘丈深。耳聞天書一到，五龍捧起祖師，祖師見旨到跪接。宣讀旨曰：古云，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。善惡有報，乾坤無私。朕觀玄元苦修四十餘載，無毫髮動念，誠心可知，當入天宮之位。寡人今差五龍捧駕，金星持印，石谷執旗，封卿為五虛師相北方玄天上帝，管三十六員天將，八十二化身。年逢九月九日、十二月念五，巡遊天下，驗察善惡。原位太陽宮，祿享千鍾，入西天受戒而升九族，叩頭謝恩。祖師聽罷，叩頭謝恩畢，回身梳洗，髮不能上。祖師大驚，妙樂天尊曰：「弟子不知此意，天書到後，形下能改，安能再梳。」祖師拜謝。妙樂天尊駕雲上天。次日平明，玉帝升殿，妙樂天尊帶祖師見帝。玉帝問卿是誰？天尊奏曰：「這是臣領旨前至武當山，帶來玄元見駕。」玉帝見奏大悅，降階扶起祖師，賜錦墩同坐，大設御宴，賞勞群臣，傳旨送祖師去太陽宮不題。次日祖師到太陽宮升道公座，門吏報眾天尊拜賀。祖師請進相見畢，正談論間，忽見北方怨氣冲天。祖師大驚，問諸天君曰：「弟子才到此上界，因何有此怨氣冲天，倦倦不息？」眾天君曰：「上帝有所不知，此是中界隋煬帝無道，昏迷殺人，故有此氣不散。」言未罷，又見四方妖氣衝起。祖師又問曰：「又有妖氣起，此是為何？」眾天君曰：「妖氣者乃上帝部將，在中界四方作亂，故有此妖氣也。」祖師曰：「妖怨二氣冲天，非祥瑞也。不宜久容，當要何如處之？」眾天君謂曰：「如得一人有神通，去中界收盡二氣，其功莫大，如此三界寧矣。」祖師曰：「妖氣既某步將，何惜一行？來日某當面君下凡，收盡二氣，豈不為美？」眾天君各大悅，告辭回洞不題。卻說玉帝次日升殿，祖師上班，朝靴踏地，象簡當胸，奏曰：「臣昨到太陽宮，見中界有妖怨二氣冲天，臣觀非上界祥瑞，當以除之。聞說者云，妖氣乃臣部將在中界四方作亂，臣願下凡，收回部將，除邪滅妖，回見陛下。」玉帝聞奏大悅，即賜三台七星劍一把，黃金鎖子甲一件，火丹五百丸，封為北方真武大將軍之職，御酒三杯，謝恩出朝。祖師離上界，去三清觀辭三清。相見畢，三清問其來故。祖師將奏玉帝去中界收妖事說了一遍。三清問曰：「更有誰同去？」祖師曰：「弟子自去，又無副將，今者故來請教，當復如何處之？」三清曰：「此亦不難。當日你在武當修行之時，曾脫有肚腸於山中石岩之下，肚成龜怪，腸成蛇怪，在中界作亂。汝若到凡，取此二物為將，方能成功。」祖師聞言，拜別駕雲下山。念動咒語，變一道士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下凡收二怪

卻說龜蛇二怪，一日在水火洞中玩賞，蛇言曰：「我與兄生於武當岩下，幾衣頭角。今日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如今只少一位夫人同樂，小弟心下十分不悅。」龜怪曰：「賢弟說得有理，可吩咐小妖前去各家查看，誰家有美貌女子，拿兩個來享用便了。」二人大悅，即吩咐小妖前去打探不題。

卻說曹州太守林彪，生下一女，名金菊小姐，年方二九，青春年少，生得唇紅齒白，十分美貌。又有推官趙漢，亦有一女，年方二八，名喚嬌娘，體態妖嬈，眉清目秀。一日同太守小姐金菊，在花園中玩花，被小妖打探看見。回報二怪，二怪即時駕妖雲，一伙前來。果見二女在後園中玩賞，生得十分美貌。二怪大悅，顯出神通，念動咒語，一時狂風大作，對面不能見人，眾梅香俱被吹倒。二小姐相攜，正欲走出後園，被二怪各抱一個，駕雲而去。一時風停霧散，眾梅香不見了小姐，各個大驚，只得出報太守、推官。二人大驚，商議吩咐手下禮房寫牒，二人親自坐轎去城隍廟，燒牒到城隍，城隍得牒，即時著小鬼無常，出牌前去，拘本府各處山神土地前來。不半日，眾土地俱到。城隍升堂，眾土地跪在案前，問：「都爺有何吩咐？」城隍曰：「本府太守林彪、推官趙漢，各有一女，一日在後園玩賞，一時不見二女，到我處燒牒，指稱不知是何方妖怪搶去。汝等各管一方，必知何方妖怪，故著汝等來問。」眾土地稟曰：「我等山中俱未有妖，惟武當山有二妖，想是他搶去。」城隍問曰：「二怪是誰？」土地曰：「一個乃是龜怪，一個是蛇怪。」城隍又問曰：「武當為何有二怪？」土地曰：「昔年淨洛國王太子玄元，在此山中修行。一日成功，換那肚腸在岩下。其肚腸先受靈氣，年深月久，肚成龜怪，腸成蛇怪，正在那山中作亂甚慘，必是他拿去。」城隍曰：「汝可去查來。若果是他拿去，叫他速還二家去。」土地曰：「那二怪食人無厭，神通廣大，安肯還他？」城隍曰：「若此如何？」土地曰：「若要取二女子，除非天兵出戰，圍繞水火洞門，或者還肯，不然難取。」城隍依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直至武當山圍繞洞門，喊殺連天下題。

後分兩頭。卻說龜、蛇二怪捉得二女子回來，歡天喜地，大設筵宴，欲逼那兩個小姐成親。那小姐雖死不從，蛇怪欲食之。龜怪曰：「賢弟勿性急，難怪他不從，他乃閨門室女，被俺們一時間捉來，啼淚未乾，安肯就與俺們成親，可吩咐小女妖伏侍一月半月，自然心回意轉，何必慌忙。已拿到我洞中來，如今怕他走上天下成！」蛇精聽罷大悅，即吩咐女妖伏侍。

龜蛇二妖正在飲酒，洞門外喊殺連天。小妖慌忙報曰：「今有本府城隍，聞二大王捉小姐到洞，統起神兵前來，口口聲聲叫大王放出二小姐便罷，半言不肯，殺進洞中，寸草不留。」龜、蛇二妖聽罷大怒，起動本山妖兵，殺出洞門，立住陣腳。二妖大罵曰：「汝乃凡間一臣子，見汝盡忠，令在幽冥為司神。我等乃天地生成，聞法成功。洞中缺少夫人，捉太守、推官之女，與汝何干？擅統兵圍我洞門？」城隍曰：「妖魔好大膽！汝生禍胎，府推二官牒至我司，安得不代他究其下落？好好放出二小姐，萬事俱休；半言下肯，少刻間捉上天曹，有口難言。」二妖聽罷，舉槍直刺城隍。城隍挺刀來迎。自午至酉，不分勝負。二妖顯出神通，龜變成大山，蛇盤於大山上，殺將下來，城隍不能抵敵，大敗而走。二妖亦不去趕，收兵入洞。

城隍走至本司，十分憂悶。武當土地稟曰：「都爺不必憂慮，某日前問得有一神，乃是玄天上帝。玉帝命他下凡除妖氣，今變道人，在三清觀息住。此必有神通者，都爺可去投告此人，若得他來，必然收得此二妖。」城隍聽罷，即去三清觀見祖師。祖師曰：「城隍到此何為？」城隍曰：「下官為武當水火洞二妖，捉去本府太守林彪一女，推官趙漢一女，有牒到本司。本司興兵去取，殺他不過。聞說上帝降凡除妖，特來投告上帝，乞救二女之性命，早發慈悲之心。」祖師聽罷曰：「汝可回去，我即往水火洞中去。」城隍拜謝而去。祖師念動真言，手持七星劍，駕雲直到水火洞來戰。小妖報知二妖，二妖出洞。看祖師怎生打扮？但見：手持七星寶劍，身穿黃甲錦袍；眉清目秀體金光。若問何神降世，原是真武大將軍。道人高聲叫曰：「二妖不得無禮，某奉玉旨降妖，快速歸降，免遭天戮！」二妖曰：「汝歸上界，我在凡間，我輩與你何仇，尋吾作對？」祖師曰：「天律云：『為妖迷失人家子女，食人骨肉墮入酆都，五百年方得為畜。』汝輩尚不自省，尚敢無禮？」二妖見說，心中大怒，持槍殺進。祖師將劍一指，指出丙丁火。龜屬水，一見真火便走；蛇乃火星不怕，更加精神殺上來。祖師又將劍往北方一指，指出壬癸水。蛇見真水一至，不能

擋，便走。祖師見二妖走了，打入洞中，見二女悲悲哭哭。祖師問其故。二女子將玩賞被捉來事，說了一遍。祖師曰：「小娘子二人不必悲哭。吾乃北方玄天上帝真武將軍，龜、蛇二妖被吾趕走了。你二人可閉了兩眼，送你回去。」二小姐聞言拜謝，閉了兩眼。祖師念動真言，駕兩朵祥雲，送二女子回曹州府中。金菊見父。林彪問曰：「汝去有三日，不見汝影，為何又得回家？」金菊曰：「女兒同小姐嬌娘去後園玩賞，霎時狂風一至，對面下能見人，被武當山二妖名龜、蛇者捉去。我父驟至城隍，城隍殺妖不過。後得上界玄天上帝真武將軍殺退二妖，駕雲救女兒回家，才能得命見爹爹。」太守大悅，又問：「救你其人形象如何！」小姐曰：「其神形來，生得唇紅齒白，髮披於後，白面三須，紫袍玉帶，手持七星劍。」太守聽罷，即出堂請推官相見。少刻，推官到，相見畢。太守將女回言得真武將軍相救之事說了一遍。推官曰：「令愛之言與小女對下官說者一字相同。今得天神救護，當立一廟以謝之才是。」太守曰：「長官言之有理。」即著徐德循鳩工庀材，於北門外建一廟宇，三廈五棟。塑一神像，披髮執劍。太守同推官小姐合家去進香拜謝。有人去祈禱者，萬感萬應，至今香火不絕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二妖被祖師趕走，無處安身，十分惱恨。蛇妖曰：「到此肚饑難忍，一時又沒安身之所，不如兄長變作渡船，我變竹篙，在此三里溪等有人過渡，載至半江，沉而食之，權作安身之計，豈不美哉？」龜妖大悅，即變渡船、竹篙，侍候不題。

卻說祖師送二位小姐回家，復來趕二妖。駕雲在半空中，見二妖變作渡船。祖師微微冷笑，立住雲腳，下凡變一道士，向前將身跳入渡中，拿住那篙，慢慢撐至半江。龜妖大喜，正欲顯神通，便作欲沉之狀。祖師一見念動真言，手持三台七星劍，身長萬丈。蛇妖變篙被祖師捉在手中，心中大驚，翻身一跳，跳下水中。龜怪變出本相，將祖師欲沉下水底。祖師顯出神通，頭頂三十三天，足踏五湖四海，將龜蛇踏在溪底，不能得脫。那蛇妖一見，騰上半空，喊一聲說：「有天書到。」祖師聞有天書到，把手接天書，那龜妖即時走出。祖師見龜妖走了，知是中計，悔懊不及。不知那妖走往何處，祖師沿途尋覓不題。

卻說二妖得脫，商議走入一古井中躲避，等有人打水，欲拿人吃。本坊土地大驚，正要告社司，路逢祖師前來，土地跪接。祖師問曰：「你在此坊曾見龜、蛇二妖下落否？」土地稟曰：「龜、蛇二妖今在本處井中，欲害村民，小神正欲去稟社司。」祖師曰：「不必去稟社司，引我去井邊便是。」土地即引祖師至井邊。祖師拔出三台七星劍，念動真言，望井中一指，那二妖走出井外，與祖師對敵。祖師又用劍自南方一指，北方一指，水火俱到，二妖大敗而走。祖師趕去，那二妖走入蓮藕之中。祖師趕近一見，取起蓮藕在手，亂亂而砍至尾。二妖躲在內中大驚，搖身一變，將身化粟米大，祖師扳下一粒來，正是二妖藏身之處。二妖下地便走，祖師見二妖走了，又趕至一石榴樹。正見二妖走在石榴樹上，去石榴中躲避。祖師一見，將三台七星劍自南至北一指，水火俱到，石榴枝葉搖動，紅光耀人，將樹帶根罩起，二妖怕見水火，不敢走脫。祖師念動咒語，水火大作。二妖在內，龜怕火，蛇怕水，難禁火燒水淹，只得連聲叫苦。祖師曰：「願降否？」二妖連聲答應，願歸順上帝。祖師住了水火。二妖出見祖師，拜伏在地。祖師曰：「汝二人甘心肯降否？」二妖曰：「永隨上帝，不敢反異。」祖師曰：「汝既傾心肯降，各現本身形象，與我一看。」龜、蛇得令。蛇變原形，生得獨角金鱗鐵骨，龜形生得背有九宮八卦，三眼三尾。祖師見現出真形，用七星劍押住，取出火丹二枚，與二妖各吞一枚，吩咐曰：「汝二人適才食我火丹在腹，久後若有反亂，呼聲火發，汝命即死。」二怪拜服。祖師帶上天曹，見玉帝奏明前事。玉帝大悅，即封龜、蛇二怪為水火二將，常隨祖師行法。祖師同龜、蛇謝恩畢，玉帝又曰：「下界黑氣冲天，更有何人？可去收盡黑氣。」祖師出班奏曰：「小臣不才，願再往下凡，收盡黑氣回朝。」玉帝聞奏大悅，即賜御酒三杯。祖師謝恩出，同龜、蛇二將到三清殿中見三清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祖師下凡收黑氣

卻說祖師領旨，去三清觀見三清。上清曰：「汝今到此，有何意見？」

祖師曰：「弟子收得水火二將，回見玉帝。玉帝見下界黑氣冲天，傳下旨意，差人去收。弟子領旨，欲去下界收黑氣。不知氣起之處，當要何以收之，敬來求師父指引迷途。」上清曰：「其氣自北至南，自西入東，非止一端之氣，乃眾邪作亂，故有此氣。」祖師曰：「何乃聚有此氣？」上清曰：「此氣乃是黑煞神在世間作亂，自稱為黑面山王，手下有七員將：一名李便，二名白起，三名劉達，四名張元伯，五名申仕貴，六名史文恭，七名范臣卿。煞神自己姓趙名公明，號作文明。其人自離上界，走往凡間，無人拘束，朝夕作亂，擾害生民，但其人當日下凡之時，法寶未曾帶去，其人今同手下七名神將，在徐州府風清洞安身，吃人無厭；常常令小妖在河邊巡，有人過河者，捉而吃之。自今徐州府西安巷，有一姓詹名立升者，其人行善積德，外出為客。他自汝成道後，塑汝神像，也供養汝之香火，今者又欲出外，為有要事過河，公明著一員將在河邊巡。那詹立升欲過此河，必遭其害。你今下凡，火速先至河邊，一則救那人之性命，不負供養汝之善心；二則收此魔軍，豈不美哉？」

祖師聽罷，乃頓首叩謝，離三清觀，吩咐手下水火二將，俱各搖身一變，變著三個客人，在河邊叫棹子搭船。只見長江中划著飄飄然一葉小舟而來。那船頭有一棹子，手持竹篙，將船兒緩緩接近岸邊，衝出一陣黑氣來，黑氣中藏有七人，俱欲向前要捉祖師三人等。祖師見妖氣一近，顯出神通，手持三台七星劍，左有水將，右有火將，殺得眾妖大敗，不能抵擋，抱頭鼠竄；走入清風洞中，將前事一一稟知。趙公明聞言大怒，自己披掛出陣，正遇祖師，罵聲不絕。祖師曰：「你乃上界煞神，何不守分，走下凡間作亂？有犯天條，好好下馬拜降，帶上天曹，萬事俱休，半言不肯，少刻間一命難存。」趙公明聞言大怒，手持鐵鞭，望祖師便打。祖師舉劍來迎，戰至三巨餘合，不分勝敗，趙公明沉思半晌，暗暗吩咐手下李便，變出本相，乃是一條虎尾播鞭，其鞭有三十二節，長有三十三丈，用之者輕如鴻毛，被傷者重如泰山。顯出神通，與師對陣。祖師一見，即吩咐蛇精變出真相，身長三十二丈，盤捲鞭上，將鞭緊緊纏住，重若泰山，險些兒將李便纏死。李便被蛇精纏得氣緊，只得變出本相脫離蛇身便走。祖師趕殺將來，公明不敢抵敵，回洞不及，駕一朵祥雲而走。祖師殺入洞中，吩咐龜蛇二將曰：「今日孽畜一敗，駕雲必去四十里外而下，你二人火速駕雲去四十里外等候，蛇精可變一座大山，龜精變茶棗一個。將此七星劍變成一觀，名叫通仙觀。我自己變作一個道士，在觀中唸經。那孽畜必來我觀中吃茶，汝便滾入他腹中，那時方能取得此孽畜。」龜蛇二將得令，即時同祖師駕雲，去到一地，名叫作萬松林，依次坐定。祖師變道士在觀中唸經。

那趙公明被祖師殺敗，走去清風洞，無處安身，腹中又饑，望見前面有一觀，經聲響亮，果入觀中，見道士，接入法堂坐下，那公明饑餓難當，一進觀中，便叫討飯來我吃。道士曰：「客官何處到來？本觀午飯吃盡，晚飯未炊，只有茶可奉。」公明曰：「茶亦拿一杯來我吃，然後火速去做飯來吃，我腹中饑了。」祖師將龜變棗子，放在茶杯中，與公明吃。公明挑棗入口下腹。祖師見棗入公明口中，祖師問曰：「趙公明，認得我否？」公明曰：「你是何人，識我姓名？我認不得你。」祖師曰：「既認不得，待我變出本相來，」祖師回身變出本相。公明一見，便欲逃走，祖師叫龜精在腹中抓將起來，公明叫苦連天，跌倒在地。祖師曰：「汝適才吃我那棗，乃是我部將龜精變的。汝若肯降我，吾將此二粒丹子與你吃，叫龜精出來；汝若不肯，你命休矣。」公明聞言。連聲叫上帝救命，情願歸降。祖師即付火丹二枚與公明吃下，叫龜精出來。趙公明拜服，祖師大悅。公明即召回七員將來見祖師，黑氣歸服而行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再聽下回分解。